

## 【历下亭】

□孙登勇

如果说《济南的冬天》是一道风景,那么,在济南问路就是美丽的现代图画。

说出来不怕笑话,虽然现代都市都有明显的路标,但我还是改不了乡下人问路的习惯。

这次来济南,天正热,正午时分,走在宽阔的明湖路上,火辣辣的太阳耀得人有些睁不开眼。“请问大伯,去曲水亭街怎么走?”看到一对穿戴整洁、携手而行的老夫妻,我急忙趋步向前问路。

“不远了,照直走百米左右就是。”见我们满脸喜色很感兴趣的样子,正要迈步走开的老人停住脚步,又给我们补充道:“这条街是济南有名的老街,街旁有很多泉,顺着街往前走,一直到珍珠泉……”看着我们仔细讲述的老人,望着头顶火盆一样的太阳,妻子轻轻拽了一下我的衣角,小声嗔怪:“你看,大伯已经脸上冒汗了!”

短促的镜头展示给我的是济南人的热情好客,老夫妻相携的身影,如雪似的华发、颤巍巍的脚步,你能说不是一道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的风景吗?

顺着老人指点的方向,我们沿着明湖路继续向前走。正走着,儿子一声“府学文庙”的欢叫止住了我们的脚步,先进去看一下吧!我们一家三口不约而同地说。

## 在济南问路

这座初建于宋代、鼎盛于明朝、属于全国第三大文庙的古建筑,不仅是济南的又一道风景,还是文化底蕴的象征之一,它独具特色的宏伟建筑和道德大讲堂的朗朗书声,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济南教育发展的历史脉传。面对先贤孔子的雕塑,面对回廊下那一尊尊历朝各代的儒学大哲,你的心里怎会不清澈见底,肃然起敬!

走出门,对面不远就是有名的“芙蓉街”,这真是小吃一条街呀!看着目不暇接的各色食品,垂涎欲滴的我们早已忘记了原来要去的地方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才想起要去的曲水亭街,于是便向周围的人打听走向,听到我们在问路,不远处的一位中年人立刻探过身主动回答:“穿过前面的小巷就是,它们是相通的。”

果然,横穿过西更街就到了曲水亭街。在这里,随便推开谁家的门,院落里、屋檐下,不起眼的哪个地方说不定就有泉水涌动。每家每户的大门口,楹联佳句处处皆是:“千家杨柳风情,万户荷香云静”;“鱼戏名泉柳韵诗,谁挥彩笔荷铺画”;“一城画卷千古人文,四面荷花三春杨柳”……一家家读下来好有韵味诗意。

漫步在这条不算太长的小街上,我们顾盼左右。一条南北走向的曲水街将道分

成了东西两侧,门连门、户挨户是这条街道与其它街道最大的不同,看似路尽院无,却又户枢不蠹,临街而居的人家户门大开,屋中间摆一方桌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或把酒问盏,或手摇羽扇,惬意地欣赏街边风吹杨柳和人来人往的风景,的确别有情趣在心头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一位叫刘精诚的老人了。那天,这位健谈的老者正坐在门外的树荫下编织着一种手提袋,远远我就被老人织如飞梭的利落所吸引,趋步向前,想趁老人不注意拍几张特写。不等我按动快门,老人抬头望着我,一边不停顿地编织一边打开了话匣子:“看到门上的精诚手工作坊招牌了吗?精诚是我的名,我姓刘,祖籍阳信县,家父曾是国民党阳信县的县长。我的哥哥是共产党,打过国民党,也去过朝鲜战场。我和妹妹都出生在济南,我今年六十七岁,在济南针织厂退休。我们家算是真正的‘混血家庭’——国共合作的典范……”

虽然只是一次偶然相遇,但老人坦诚友好的话语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。就是这样的普通人,千百年来,用心灵在济南浇灌出人泉相映、韵味犹存的人文景观。这就是淳朴友善的济南人,这就是有容乃大、与时俱进的泉城。

## 【一瓣心香】

## 命运多舛的母亲

□刘荫英

我的故乡在章丘市普集镇博平庄,母亲出生于1900年,是个农村妇女,虽然缠着一双小脚,但走路很快,干净利落。母亲是个勤劳、善良、热情的人,一生却遭遇坎坷,尽管如此,她还是咬紧牙关,对抗着不断袭来的厄运。

1931年,我大伯和爷爷相继病故,父亲也因过劳悲痛得了重病,当年冬天他就离开了人世。我家一下子塌了天,这时我大哥8岁,姐姐6岁,二哥4岁,我刚刚1岁。全家人悲痛欲绝,奶奶哭昏过去,醒来后双目失明了。

拉扯着4个小孩,还有一个瞎眼的婆婆,家里只有几间逢雨必漏的破草屋,二亩薄地,这可怎么活下去啊!母亲整天以泪洗面,没办法时就常抱着我,拉着我姐姐到父亲的坟上哭,一哭就是大半天。有一次,我母亲正哭着,姐姐拽着她她说:“娘咱回家吧,我很冷,很难受!”回家后,姐姐一头扎到床上,头疼得死去活来,在床上打滚。母亲找来土医生也没用,晚上,姐姐眼里含着泪离开了人间……

第二年春天,母亲找四邻八舍求爷爷告奶奶好歹借来点粮种,自己种地。拉着大孩子,抱着小孩子,扛着铁锹锄头下地。没有劳力,没有牲口,母亲用锄头刨,用铁锨掘,用耙子搂平,再将积的肥撒开。天早无雨,就要去远处挑水。这些壮劳力都吃不消的累活,对我小脚的母亲来说,是何等的艰辛与劳累。在她走过的田间,都留下很多深深的小坑。

1937年,日本鬼子占领山东后,实行灭绝人性的“三光”政策,汉奸、土匪也趁机对百姓进行疯狂的压榨。我失明的奶奶已经瘫痪在床不能自理,我们兄妹饿得偷着哭,怕母亲看见愁上加愁。这时连挖野菜都不容易了,只好到河滩上去捋树叶、扒树皮,母亲经常饿晕在河滩上。

八年抗战胜利了,大家想过安生日子的愿望却没实现。在国民党、土匪的压榨下,人们还是不得安生。那时候有亲戚介绍母亲去离家20多里地的朱家峪给人家摊煎饼换点粮食。有一次下起了鹅毛大雪,一早出门,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,走了半天来到上泉庄的大山沟里,路上没有一个人。这山沟里有狼,土匪常在这里抢劫、杀人,我们特别害怕。走着走着就迷路了,我们又冷又饿打着哆嗦,一步一滑地在山间攀爬,母亲的小脚被山石硌得很疼,一瘸一拐地往前挪。幸运的是,我们遇到一位背着筐子的老人,他给我们指了路。好歹我们挪到了朱家峪,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……春节到了,我们去麦地里扒开冰雪弄点麦苗回来,放上糠蒸着吃,这就是年夜饭。

1947年春,解放军来到了我们村。母亲在村里找了两个帮手义务给解放军磨小米面,还组织大家给解放军拆洗衣物做鞋子。母亲说,八路军为老百姓打仗出生入死,爬冰卧雪,帮着八路军做点事不收报酬是应该的。1949年,新中国成立了,人民翻身做主人,我们也告别了饥饿和提心吊胆的日子,二哥还参加了人民海军,我们家也分了地。母亲积极参加农会的活动,被选为农会妇女干部。1954年,人民公社成立了,母亲被选为生产队长。下地干活时,她每次都抢在社员前面,带领大家劳动。因为认真肯干、讲原则,大家都很拥护她。

解放了,我上了学。我一个只能割草、挖菜、捡煤渣、干农活的贫苦孩子,能吃饱饭还能读书,真是一步登天过上了好日子。毕业后,我成了一名教师。再后来,我成了家有了孩子,1959年母亲跟着我来到济南。1963年,因为支农,我们全家六口到了聊城地区最困难的县之一——茌平县。因为水土不服,母亲经常生病,紧接着又是文革,老伴被打成走资派,挂着牌子游街挨斗,有时还被抄家、关押等。我母亲受到打击,整天担惊受怕。加上缺乏营养,老人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,1975年1月1日,母亲离开了人世。

我的老母亲可以说一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,面对不断袭来的厄运,她总是默默地忍受着,在困苦和煎熬中拼命挣扎。想想母亲的一生,是多么坎坷多么艰难呀,她用血与泪书写了一个女人的坚强和伟大。

## 【休闲地】

□刘传莹

随着岁月的流逝,我已经忘却了很多事情,我也不记得喜欢过什么样的花草。我没有办法告诉你,我来到这个人世,遇见的第一朵花儿的样子。

如今,我最喜欢的是睡莲。大明湖奇石馆前的王莲池内,有十多种各色的睡莲。一岁一枯荣,春生冬灭,年而复始。

抱着叶嫩花初的期待,入夏之后,我常去那里徘徊,总是隐隐觉得,一朵睡莲身上,托付着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睡莲美丽如谜。无论揣着的是怎样一番好心境,凝望它时,总觉得嫣然明媚,会让心情置于清扬旷远之中。影影绰绰间,似乎可以捕捉到自己以睡莲形式存在的感觉。遍体通透,心地稳泰,有如行坐于永恒的光明中。

一花一世界。蕴藉的,不知是否这样一种况味?此前我从来不知,时光也是可以被操弄的。人生匆匆,光阴不可留。然而只要用心,却总能找到一些拖住光阴的方法。比如,守望一朵睡莲绽开。

终于,一丛丛睡莲舒叶吐花。上午九点多,阳光软,小风轻,睡莲从一夜清凉好睡中完全醒了过来。我照例一朵一朵,无语欢谈,问候着它们。突然,我差点喊出了声:“噢,怎么花朵比前天大了很多?”

四面无人。涌在心里的清亮话音被一湖春水吞没,像一个秘密被悄然消解。一只孤独的白鹭,高高地在湖上飞。

## 睡莲静卧泓水中

充当一个探花者,竟然如此有意思。睡莲花性朝开暮合,单朵花期不过三两天。此前我竟没有注意到,在一日复一日开开合合的同时,它竟然还在持续生长。

成年之后,专注于学业、工作,专注于一己悲欢,觉得人世的纷扰已是无计止息,对于“它世界”,根本无暇顾。实在是没有见过有哪一种花会在绽放之后还成长不止。

今朝的花颜壮丽于昨夕。抱着此番发现,这一天回到家,所见所为,一片清和静美。就连平日里厌烦的喧嚣噪声,也充耳不闻了。

你看,一朵花也可以使人心地明亮、愉悦无比地神驰于日月山川。无怪乎苏轼诗云,“万里归来后,八方在户庭。”那是把美好清朗的天地,把壮阔旖旎的风景,一起带回了家。

于我,“万里归来”不是常态。常有的是,外出时在郊外顺手采一把叫不上名的野花,不加修饰地插在现成的花瓶里,瓶中注水,也能好好地开上几天。

有一回,一把好好的小白菊,竟变成了小毛绒球,在我的目瞪口呆中,绒絮儿飞了一屋子。还有开着花球的蒲公英,采回家来,几天后也是要在房子里起舞的。等它们尽了兴,沙发、地板、书架上,一吹一层白

绒,轻轻薄薄。

我还是一而再地把我喜欢的花采回,置家人的轻责于不顾,容许着它们在家宅里撒野。恋着的,是那几丝生命的新鲜气息,灵动清雅,令心多情柔软。

我喜欢的花儿是有限的。但花朵里,却有江山处处。得吸纳多少天地精华,才能催开其中一朵?

好的日子,漫漫人生,就应该是这样,在有限和无限的转换中,悠悠地体会,慢慢地打发。

顺便说一句,赏睡莲,上午十点前为好,图其鲜活挺秀。最好的,是在细雨纷飞的天气,撑一把雨伞,独看花开。当然了,有月的夜晚,亦是良辰。

赏荷花亦如是。记住,独行赏莲,别有一番风味。



## 【泉城人物】

□林之云

有人说,真正的生活正是你所错过的。德国电影《罗拉快跑》所表达的,也是相近的意思。真是奇妙,你看到的世界,是你想看到的世界,而你经历的生活,却常常不如你擦身而过得那么好。

有很多人人生是无法判断高下优劣的。一个人一生会从事什么职业,会选择什么事业,会生出什么爱好,都很难琢磨。

人们常为职业和爱好的间离纠结。有的人一旦具备某些条件,或者自认为具备,就开始谋划从事既喜欢又能从容解决生存的职业。实际上,能兼而有之的情况实在是太少了。

爱好无益于生存,生存不符合爱好,这倒是最经常遇到的。

前不久,贾平凹说,如果不是写小说,自己很可能就是仍然顶着日头种地的某个农民。言外之意,他很为自己的文学爱好和成就庆幸和得意。

文学迷住了很多人,的确也成就了一些人。反之也一样,虽不能说害苦了很多

人,但的确困惑了很多人,而且,困惑了他们很久。

不可讳言的是,喜欢文学的人当中,很多人都面临着双重的纠结——来自生活本身的,加上文学所必有的。

和很多人一样,赵峰也是如此。他喜欢文学,却从事着园林工作;他喜欢研究身边的人,却曾经和动物为伴;他喜欢安静独处,却不得不每天都和工作周旋;他曾经不解或停顿,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。

他不依傍名流,却和马骥才、李存葆、倪萍都认识;他很是淡泊名利,却和济南的很多高雅之士交往甚笃;他置身于越来越繁华的都市,却一直在内心深处喜欢着孙犁和他的作品。

不一定所有的人,都能成为高人;但和高人交往,保持高人的心态和品格,保持高人的标准,也是一种本领。

然而,赵峰又是极朴实、真诚的。看着他笔下写出的那些文章,你就会

## 双倍的生活

更加认同这一点。无论是故乡的伙伴还是同学,无论是城里结识的文人高知,还是他所经历的民俗,他所不能轻易忘怀的少年往事,都是以一种近乎原生态的形式出现的。对这些人物的选取和写作他们的方式,都是赵峰人生态度的一种映射。

他的真诚,还表现在对写作的虔诚上。有时候,已经是半夜,忽然收到他发过来的文章,刚写好的,像是刚刚出炉的烧饼,急切地让你品尝。深夜最大的好处之一,是人较少束缚。我也受他的影响,常不由分说,提上一大堆意见,直到他连连道谢为止。

认识很多年了,他的真诚一以贯之。每次见面或者打电话,他始终操着浓重的平阴乡音,那似乎是他的文化标签。他每次开口,我都会想到平阴玫瑰,想到那些玫瑰所赖以生长的朴实的泥土。

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出过一本书,书名“双倍的生活”。

这样的生活,赵峰已然拥有了。